

征稿:〈海韻〉文藝副刊歡迎惠稿,舉凡短篇小說,散文,現代詩歌,古典詩詞,曲藝雜談,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,均所歡迎。因篇幅關係,文長勿超過千五字,詩(每首)以五十行之內為宜。投稿郵箱: shangbaohaiyun@sina.com shangbaohaiyun@sina.cn fax:63-2-2411549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,聯絡電話。

一夜秋雨，半盞菊花

劉翔

北方的秋，是從風開始說話的。
風不吵，只是涼瘦瘦地刮過來，貼著袖口往裡鑽一下，人就明白：該添衣了。這種涼不凶，是那種讓人想縮一縮肩膀、又想多走兩步的涼。天高，雲薄，日頭照在身上還有點余溫，可一到傍晚，氣就沉下去了。
白天忙完一天，腦子像塞滿了東西的抽屜，關不嚴。晚飯後我一般不急著回屋，先在窗邊站一會兒。秋雨是斷斷續續的，打在玻璃上，噼裡啪幾下，又停了。有時到深夜，雨變成極細的，像沙，落在窗台上幾乎沒有聲音，只留下一層潮氣。
我開燈，坐下。桌上照例放幾顆棗，個大，紅得發暗，是秋天剛下來的那種。旁邊攤開一本《史記》，紙頁翻起來有輕微的響。燈是日光燈，白得有點硬，但看久了也就習慣了，字一行行走過去，腦子裡慢慢浮出畫面來——奏折、某個被歷史一筆帶過的人。看到入神處，會停下來想一會兒，想什麼自己也說不清。
弟，會端一杯菊花茶過來，熱的，杯壁燙手。他不多話，放下就走。那一杯茶其實喝不了多少，主要是手有個地方暖

著，心裡也像是被什麼輕輕按了一下，松了。
雨還在下。水珠順著窗櫺往下走，走到一半停住，攢夠了再滑下去。我常想，桌上那幾顆棗，倒是替誰在提醒我：夜深了，該收了。這話不是誰說的，是我自己給自己定的規矩——看書可以，但別把覺熬沒了，蓄著點精神，第二天才立得住。
躺下以後，往往還醒一陣。窗外若有月光，就隔著窗簾看那一小片亮。手搭在腕上，按一按內關穴，不指望什麼奇效，就是有個動作，讓身體知道：可以停了。
有時按著按著，人就滑進夢裡去了，連自己什麼時候睡著的都不知道。
秋眠這件事，動物比人懂。有些小動物一進深秋就不吃不喝，鑽進地下或石縫裡，一整個冬天不聲不響，等到來年春天再出來。人做不到那樣，人還得上班、還得應付各種事，所以人的"秋眠"，多半只是困意來得早了些，睡得沉了些。
秋困這東西，說到底是身體在跟季節商量。北方一冷，毛衣毛褲就上了身，晚上回家喝碗熱粥，胃裡暖了，人才算真正落下來。日子過得隨意些，思念反倒常伴——不一定是想誰，有時就是想某個秋天、某段沒說完的話。
至於秋困是不是相思，我不敢斷言。也許只是累了，也許真有點別的什麼。留個空白吧，每個人自己心裡有數。

菊月話菊

沈五群

菊花盛開在農曆九月，故而古人便將九月雅稱為菊月。
菊月的秋風，由涼爽快地變為寒冷，居然讓萬木凋零，百卉躲避。
唯有菊花迎難而上，在寒冷中頑強怒放。一枝枝雪白、一簇簇淡紫、一片片金黃，構成異彩紛呈的畫卷，令人眼前一亮。
菊花起源於中國，中國是菊花的故鄉。遠在公元前五世紀，《禮記》中即有「季秋之月，鞠有黃華」的記載。「鞠」是「菊」的原始古字，即古代文獻中「菊」字誕生前的寫法，也是菊花最古老、最正式古代大名。
不同凡響的菊花，雖說超不過百花魁首的暗香襲人，也比不上花中之王的國色天香，但她以高風亮節的氣質，在1987年5月傳統名花評選中，一舉獲得中國傳統十大名花的季軍稱號。
遙在漢代，中華民族的祖先，就已發現菊花具有釀酒、炒茶和食用保健的功能。
北宋時，學者劉蒙撰寫的《菊譜》，是中國第一部菊花專著，也是世界上第一部菊花專著。
明朝李時珍在《本草綱目》指出「菊之品九百種」。上面這些個記載說明，菊花在中國的歷史不僅早，而且品種繁多。截止目前，菊花在全國各地的品種已達3000多種。
菊月是菊花競相怒放的季節。那鮮紅、淡紫、深藍、雪白、金黃的花朵異彩紛呈，自然是魅力四射，自然令詩人們靈感噴湧而出，自然讓文人墨客激揚文字。
贊美菊花的詩詞歌賦，便湧現出清婉、濃豔和悲壯的諸多佳作，從而成為震撼人心的一代絕唱！
東晉時期的著名詩人陶淵明，首開先河成為詠菊的名家。「采菊東籬下，悠然見南山」，就是他詠菊的傳世名句。
陶淵明曾任彭澤縣令，他不願「為五斗米折腰」，便辭官隱居，在家鄉種菊賞菊詠菊，把菊花寫成隱逸、高潔的象征，菊花因此也成為「花中隱士」。
在《紅樓夢》第三十八回中，林黛玉寫的《詠菊》有這樣的詩句：「一從陶令評章後，千古高風說到今。」點明陶淵明是詠菊高手，他的詠菊詩備受人們的傳誦、贊揚、重視和喜歡，更是歷代讀者贊不絕口的千古佳句。
從古人采菊東籬的千古雅意，到尋常人家茶盞的菊花飄香，這朵盛開在菊月的菊花，始終連著中華民族藏在骨血裡的清逸與煙火氣。

丫髻山的草板味

劉征宇

丫髻山，是廣東大埔鄉間的一角。山不高，林木卻密，風從山坳裡呼嘯著撲下來，穿過路邊的小涼亭時，總帶出一股草板的清香——那是阿炳伯的攤子，一年四季守在那裡。涼亭外，田埂連著禾坪，老屋的煙囪正冒著裊裊炊煙。
那年月，阿婆帶我去大麻鎮趕圩，路過丫髻山涼亭，總要坐下來歇歇腳。阿婆摘下斗笠扇涼，我卻早把眼睛掉進了阿炳伯的草板擔裡——兩只籬筐，托起一塊木板，板上是一大鉢草板，黛黑、柔滑、鋥亮，山風一過，拌草板的蜂蜜香直往鼻子裡鑽。
阿炳伯時而拿棕葉筴帚趕趕蒼蠅，時而招呼客人，忙得不亦樂乎。我看、我聞、我等，心裡頭盼著阿婆能從深藍色布

衣的側袋裡，摸出五分錢來，買一碗解饞。可等來的，總是阿婆那句："字古，該趕路了，再不走，晚點圩都散了。"她拖著我走，我只好三步兩回頭，望望那涼亭，咂咂嘴，想想那草板味。
圩日的大麻鎮，圩街上擠滿了挑擔子的山民：這邊賣番薯、木薯，那邊叫賣雞公。阿婆趕圩，無非是買些粗鹽、菜脯、蜆子、咸欖、煤油，末了給我一個紙包糖，或幾個鳥卵糖打發；要是那回手頭松一點，還會帶幾個豆花糖回家做"等路"，好讓鄰舍知道，這家大人不吝嗇。
有一回，阿婆帶我去丫髻山下的義田祠，到生產隊的舅婆家走親戚。舅婆端出隔夜的芭子茶，我灌了兩碗下肚，一身涼快，便說："阿婆，我要去看炳伯做草板！""你自己去，我又同舅婆講兩句閒話，炳伯就在旁邊幾百步腳。""我不敢，那邊有狗哇。"阿婆奈何不了我，只好放下茶碗，帶我到了炳伯家。
炳伯是個健談的人，見我們來，還當是來喝茶的。誰知我說了一句："炳伯，我想看你做草板呢！"他笑了："今晡日不是圩日，冇做板。來，帶你看看做法也好。"於是我們跟著他，進了那間既是"家庭作坊"又是廚房的老屋。他一邊說一邊指：這是大鐵鑊，用來煮仙人掌；仙人掌約一斤半，放三十斤左右山泉水，水沸後改文火熬四個鐘頭，其間要不斷攪拌。火候到了，先把稻谷殼放進竹筐，再把熬好的草

板汁倒進去過濾；濾清的汁回鍋再煮一個鐘頭，放半斤木薯粉，攪成漿，煮沸後熄火冷卻，最後倒進大瓷缸。第二天一早，就結成一缸顫巍巍的草板了。我聽得一愣一愣，心想這可比田裡插秧還講究。
又到圩日，阿婆依舊領我上丫髻山。這回她沒催我走，反倒先開了口："字古，想去睇草板啊？"我三步並作兩步跑到阿炳伯跟前，嘴上說著"看草板"，眼睛卻釘在那大鉢草板上。阿婆哪能不知孫子的心思？前幾回，不過是囊中羞澀罷了。這日，像是菩薩顯了靈，阿婆從深藍上衣的側袋裡，當真摸出五分錢，遞給阿炳伯："給我們來一碗吧。"阿炳伯應一聲，拿了個稍大的葵花碗，舀上草板，放一羹蜂蜜，攪勻了遞過來。我與阿婆你一口、我一口地共吃一碗——當然，阿婆只是象征性地抵一抵，多半是笑著看我吃。
回程的路上，我渾身清爽，腳下生風，天真地說："阿婆，我也會做草板了！下次我們自己多做點，也好當'等路'，還不用錢呢……"阿婆聽了，笑得那樣開懷，像是山稔花也受了她的笑聲感染，頻頻朝這邊望過來。
彈指幾十年過去，丫髻山下的路寬了，涼亭也翻新了，當年的草板攤早不知去了哪裡。可那股草板味，還時常伴著一陣涼風，從記憶深處拂過來——那是阿婆的五分錢，是圩日的熱鬧，也是我再也等不到的那一聲"字古，該趕路了"。



中國作家作品選粹

专栏主编: 溫陵氏 宓月 657期

香山紅葉寄相思

(三)

如今我終於站在香爐峰頂，俯瞰紅葉全景。果真，紅得透徹的紅葉美得如此朴實、如此高潔、如此淡雅，紅得如此激昂，又如此自然！難怪人們贊美香山紅葉："使愛情如此浪漫，讓人生這樣痴情，把秋天點綴得絢爛多彩！"

纜車如銀梭穿行在紅浪間，游人的歡笑聲撞碎在山谷，又凝成晶亮的回響。當年那位指著香山說「明年」的人，是否曾在某片紅葉下駐足？或許她正牽著孫兒的手認楓葉品種，或許她的白發已染上秋霜，卻依然記得那個懷抱新聞理想的青年——就像我記得她為我據理力爭發表論文時，眼中灼灼的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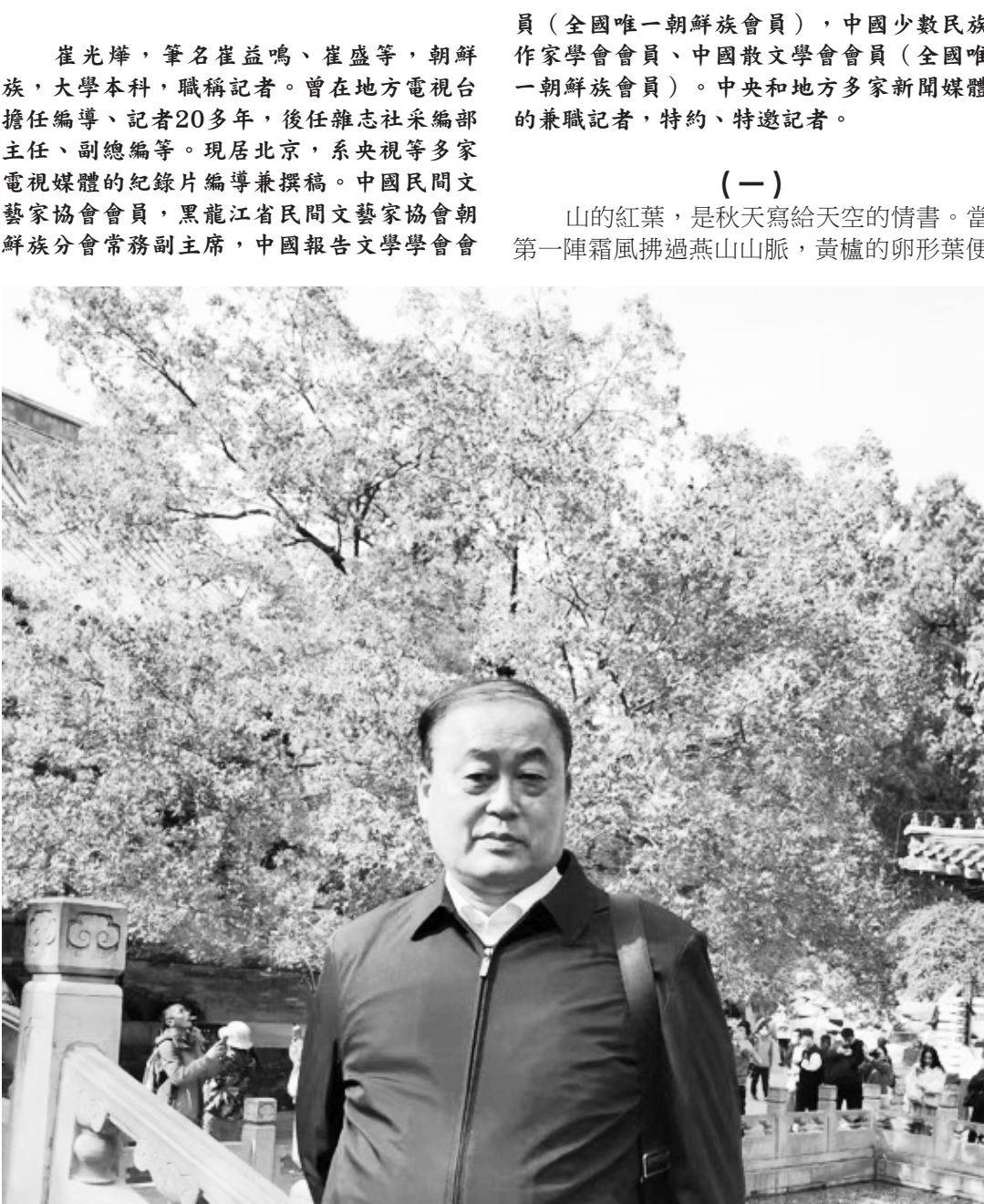
斜陽把影子拉得悠長，我俯身拾起一片卷曲的雞爪槭。它的紅不像黃櫨那般熾烈，反倒像褪色的胭脂，邊緣蜷縮著守護某種秘密。這多像某些無疾而終的相遇：未曾並肩看過一場紅葉，卻讓整座香山成了永恆的約定。

(四)

我獨自一人看紅葉，滿山紅葉依舊，相思綿延不絕，季節把變遷留給歲月，我把所有思念埋心底，在愛的楓林裡，相思的淚浸透了紅顏……歌詞寫得多好啊！不正是我現時的心境嗎？

下山時暮色已濃。枝頭的紅漸漸沉入黛紫，而飄落腳邊的落葉依然用脆響應著秋風。忽然想起林徽因在香山寫下的句子："今天你、我、紅葉，連成這一片血色的傷愴"。其實紅葉何嘗傷愴？它們只是篤定地紅過，再靜默地腐入泥土，待來年在新綠裡復活。就像那些錯過的緣分，終究在記憶裡釀成琥珀色的酒。

我把那片雞爪槭夾進筆記本，背面寫上："相思不必相見，山河自有回音。"就像紅葉終將零落成泥，但漫山遍野的赤誠，永遠比時光更長情。



員（全國唯一朝鮮族會員），中國少數民族作家學會會員、中國散文學會會員（全國唯一朝鮮族會員）。中央和地方多家新聞媒體的兼職記者，特約、特邀記者。

(一)

山的紅葉，是秋天寫給天空的情書。當第一陣霜風拂過燕山山脈，黃櫨的卵形葉便

悄悄浸染緋紅，元寶楓撐開絢爛的掌紋，三角楓在枝頭搖曳成星星點點的火苗。漫山遍野的赤霞從香爐峰傾瀉而下，仿佛天神打翻了朱砂硯，潑得層林盡醉——那深紅是陳年的葡萄酒，淺紅是少女羞赧的面頰，而鑲著金邊的精紅，恰似信紙邊緣被歲月烘暖的墨跡。

我踩著青石板路向上攀登，光斑透過葉隙在肩頭跳躍，宛如時光的密碼。明鏡湖倒映著燃燒的山巒，幾片落葉在碧水中旋成小小的舟，載著露珠與雲影，向記憶深處漂流。這時忽然懂得古人為何要「紅葉題詩」：原來那些無法封緘的心事，本就該托付給這通透的赤誠。

(二)

二十多年前的那個秋天，我攜著《建設報通訊》發表我論文的樣刊，站在中國建設報社門口深呼吸。銀杏葉正黃得晃眼，而比銀杏更明亮的，是那位女編輯的笑容。她接過我手中樣刊，指尖輕點著墨跡未干的段落："《中國記者》版面緊張，但好文章不該被埋沒。"聲音清亮般貼著忐忑。

臨別時她指向西北方向："香山正紅得熱烈，該去看看的。"可背包裡的錄像帶沉甸甸壓著肩頭——央視的節目檔期像一道鐵律，把我推向地鐵站喧囂的入口。車窗關閉前，她忽然追了兩步："明年紅葉季，我當向導！"

後來我們通過幾封信。她信裡總夾著壓平的黃櫨葉，葉脈蜿蜒如地圖上的航線："今年紅葉比去年更濃烈，像要把山燒透似的。"可年復一年，不是採訪撞上暴雨，就是專題打斷行程，那些紅葉標本在日記本裡漸漸脆成透明的蟬翼。